

蒋子龙自述

生命中的软和硬

我是一条很小很小的无名河
属相 关于我这张脸
.....

家乡那条河

童年的色彩
童年的口福
.....

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蒋子龙

李辉 主编

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蒋子龙自述

 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子龙自述/蒋子龙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
2002. 10

(大象人物自述文丛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2917-3

I. 蒋… II. 蒋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2934 号

 蒋子龙自述/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主 编 李 辉

责任编辑 沈 顿

责任校对 钟 骄

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(电话: 0371—5726194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24 千字

印 数 1—6 000 册

定 价 27.20 元

总序

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这是一套与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颇为不同的丛书。

在“聚焦书系”中，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，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，来扫描，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。在这样的情形中，作者的主观色彩，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，于是，他所聚焦的人物，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“那一个”对象，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。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，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，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，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。

如今，“大象人物自述书系”将弥补这样的缺憾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所选择的人物，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，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，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。与“聚焦书系”相比，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。因为，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，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。

这些年来，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，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。每个人，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，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，只要愿意，他就可以拿起笔，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，为历史留下他那份见证。无疑，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。“大象人物自述书系”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。

“大象人物自述书系”所选择的人物，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，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，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，与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一起，用图文并茂的形式，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。

我始终相信，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。



2002年8月8日，北京

◎生命中的软和硬

我是一条很小很小的无名河·····	2
属相·····	5
关于我这张脸·····	7
人身上有多少泥·····	9
车祸的感受·····	11
死的幽默·····	12
生的艺术·····	15
死的艺术·····	18
生命中的软和硬·····	22

◎家乡那条河

童年的色彩·····	26
童年的口福·····	28
童年和羊·····	31
打和被打·····	35
念故事的人·····	38
运河的厄运·····	41
车过沧州城·····	48
喜丧·····	51

◎走进天津卫

何为“天津卫”？	64
发端	68
国家的投影	73
战友情论	77
第一篇小说	80
年轮	82
我和企业的缘分	91
怀念工厂	97

◎更深刻的自白

小说是作家更深刻的自白	102
进攻生活的致命的要害	113
鸣奏生活的交响曲	117
真实的才是美好的	123
生活是一连串的阴错阳差	127
现代人的饥饿综合征	130
寻父大流水	133
悲剧的强大	136
走出心灵的碉堡	139
以男人形象闻名的女人	141
我写《蛇神》	144
长篇是一种缘	1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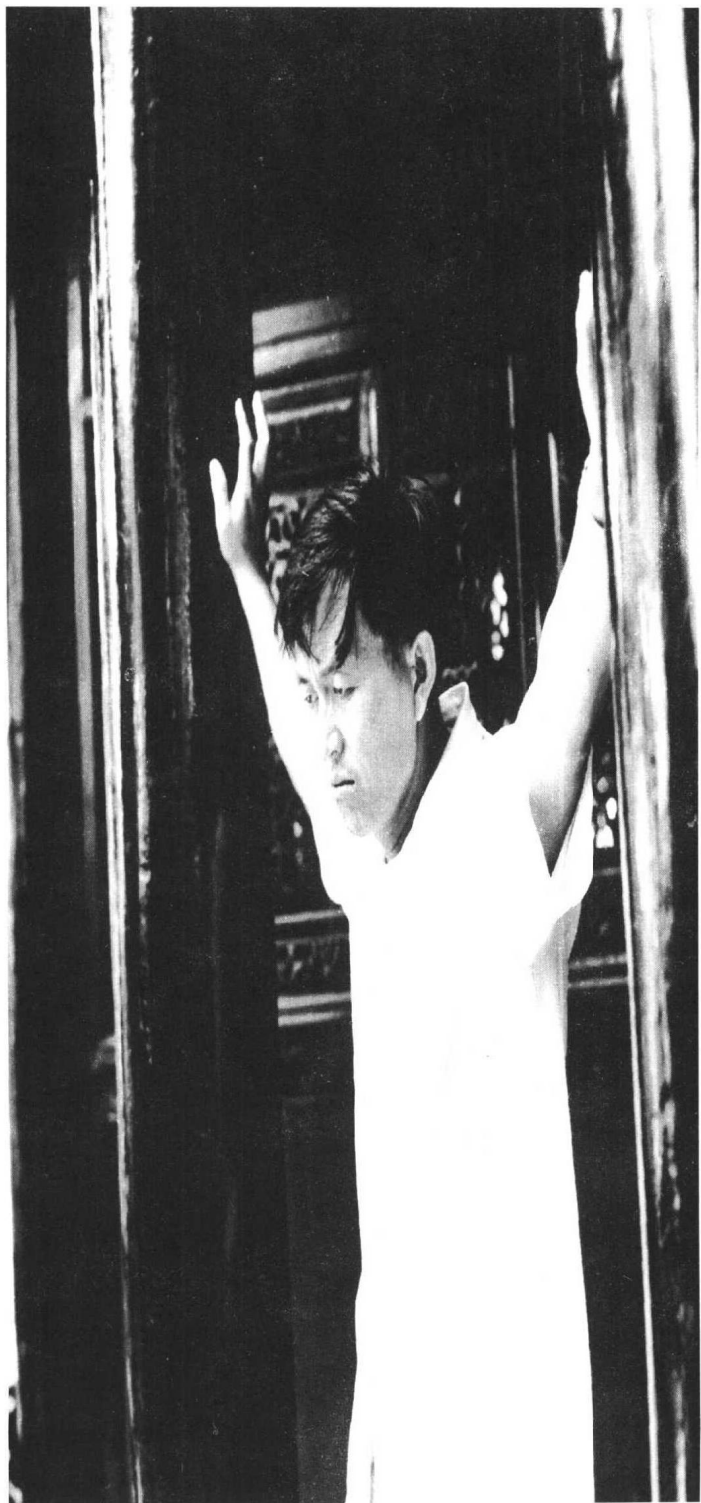
◎面对文坛

面对收割	152
金斯伯格	156
随笔随意	165

守岁实想·····	169
文坛上的闹·····	171
不懂开会·····	184
能否让我来“交流”一下·····	189
◎回到家真好	
回到家真好·····	198
怎样当父亲·····	200
女儿的琴声·····	202
儿子长大以后·····	217
家有升学女·····	223
享受高考·····	228
伤筋动骨·····	233
留守空巢·····	236
邮情·····	239
留恋我的“多用斋”·····	241
高层住宅里的苦与乐·····	244

生命中的软和硬

生命中的软和硬



小的无名河 我是一条很小很小

家乡的南运河，小时候听大人们把它叫做“御河”。浇御河水长出的庄稼，颗粒硕大圆润；浇御河水长出的白菜，棵大叶嫩；浇御河水长成的青萝卜，又脆又甜……在我眼里已是一条了不起的大河、神河！到夏天，河面宽阔，波涛滚滚，只有英雄才能横游过去。若是开了口了，不给小白龙上供，纵有千军万马也堵不上决口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它变成了一条有气无力的小溪，到冬、春季就只剩下一条干涸的河道。水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，汹涌澎湃、威力浩大的神水，到哪里去了？在“南水北调”、“引黄入津”的日子里，它有过短暂的复苏，流淌着多半槽浑浊的黄河水。河堤上日夜有摩托车和吉普车巡逻，不许沿岸的农民偷水，南运河真的成了谁也不敢动的“御河”！然而靠输别人的血是难以维持长久的，实际上南运河已不存在，它只不过是黄河水入津的一个水槽，它失去了自己……

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我看见黄河奔腾呼号，暴躁异常，像个喝醉酒的莽汉，横冲直撞。千山阻隔，万石拦挡，越激起它的愤怒，夹带着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泥土和几百万吨氮、磷、钾肥，一泻千里，倾入太平洋。

我还看见了史诗般的长江，具有仙风道骨的子牙河，少女般妩媚的大清河……

我甚至还看见了密西西比河，波光耀霞，像个历史老人那样沉静。还有流经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……

河流是地球的血管，密如蛛网。但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、自己的河道。如果一条河流跟另外一条河流同使一个河道、共同一个源头，那就会失去自己，变成另一条河的小叉。

文学不应该成为一条“干涸的河流”。它要求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的源头和河道。那么，我的这条文学小溪，从哪里流出，又流向哪里呢？

我出生在河北农村，假如一直干到现在，也许会成为“专业户”或“万元户”。不幸的是学生时代是在城市里度过的，上过两个职业学校。一个铸锻技工学校，如果好好干可以当大工匠、技师，倘若再懂点政治的话，也许还能当上厂长。另一个是制图学校，如果好好干的话，可以当官，升到团级、师级。之所以没有“升官发财”，不是由于我不好好干，而是生活方面。我希望自己的人物能走出纸面走到人间，最好是走出国界线。我的许多小说，发表后或大或小都能引起一点风波，有人自动跟我的人物对号，有的领导机关想提拔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，也有人贴出大标语欢迎我的“乔厂长”到他们那里去“上任”。这当然给我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可我很高兴能遇到这样的麻烦。

真漂亮！不是说我们俩，是指我们身下的草地。
1995年在坝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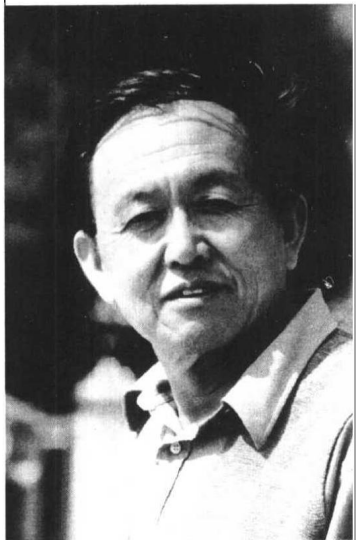


正是那个晚上，我突然很兴奋地发现，我终于变成了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。我不再是个摇笔杆的人，尽管笔尖里含有真金。我是个直接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企业家，和一群美国朋友不是讨论创作的源泉，而是讨论现代科学技术怎样改变人类的命运……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，不胜怅怅。

从梦境回到现实，我仍旧是一条很小很小的无名河。但我不因地球上有长江、黄河那样的巨流而自惭形秽，我不妒忌他们，也不愿被他们淹没。我不可能像黄河那样幸运的能从天上来水，但我可以在大地上找到自己的水源。大自然既然允许我存在，我就一定会在山岩上、石缝间、沙丘下、泥土中，找到自己的源头活水，做涓涓细流，汇入中国文学的江河湖海。

我名子龙，怎么可能属蛇呢？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什么差错，总觉得自己应该属龙。因为我自小就敬畏龙，此瑞兽是民族的图腾，上天行宫，足踏祥云，呼风唤雨，神秘莫测，被人们夸讲不尽，却不让任何人见到真面容。蛇则太具体了，而且凉森森，软乎乎，滑溜溜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“坐也卧，立也卧，行也卧，卧也卧”。隐伏潜行，不声不响，惯于偷袭，我无法容忍将自己跟这样一个爬虫联系起来。小时候只有在犯了错的时候才会用属相来安慰自己：我是属蛇的！

十四岁之前我生活在农村，有年暑期下洼打草，有条大青蛇钻进了我的筐里，不知不觉地把它背回了家，在向外掏草的时候它哧溜一下子钻了出来，吓了我一大跳。一气之下决定见蛇就打。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特制的武器下洼了。弯下腰还没有打上几把草，就碰见一条花蛇，抡起盘条三下五除二将其打死。这下可不要紧，随后三步一条蛇，五步一条蛇，有大有小，花花绿绿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蛇，只觉得头皮发紧，毛发直立。到后来感到低头就是蛇，有时还两条三条地挤在一起，打不胜打，越打越怕，最后丢掉盘条背着空筐跑回家去了。我至今不解那是怎么一回事，平时下洼只是偶尔才能碰上一两条蛇，怎么一决定打蛇就仿佛全洼里的蛇都凑到我跟前来找死！自那以后我不敢再打蛇。说也怪，心里不想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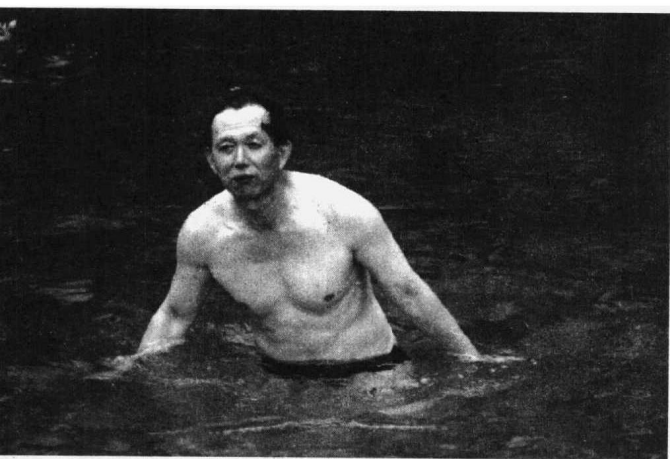


蛇了，下洼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蛇了。

一九四一年的蛇，披着熊熊火光，顶着隆隆轰炸，搅得天翻地覆。日本人像蛇一样偷袭了珍珠港，美国人宣布参战，全世界变成了大战场。我一生下来就被家人抱着逃难。今天听说日本人到了东乡，村民们就往西跑；明天又听说日本人过了铁道，大家又掉头往东逃。由于我老是哭个不停，不仅搅得人心烦，还危及到乡亲们安全，家人估计也养不活我，便狠狠心把我丢在了高粱地里。是大姐跑出了半里多地似乎还能听到我的哭声，就又跑回来把我抱上。于是今天就多了一个姓蒋的在谈本命年。

是今天就多了一个姓蒋的在谈本命年。

这一年里香港还出了一条蛇，也同样取名叫龙：李小龙。大概跟我怀着差不多的心态，羡慕龙，却不得不属蛇。其实龙蛇原本一体，龙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先民以蛇为基干，复合其它动物的某些特征幻化出来的。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伏羲、女娲夫妇，不就是人面蛇身之神吗？所以中国人把蛇年又称为小龙年。凡有人问我的属相，我连小字都去掉，就取一个龙字。



身上还是有点肌肉。多年来，我每到一处，只要有可能就下水，也算不枉名字里有个“龙”字。
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属相不是越来越淡化，而是越来越强烈了，它就趴在你户口簿里和身份证上，时刻在提醒着你和组织部门。光你自己说属龙不行，龙年我想退休人家就不给办手续，今年想不退也不行。拉来十二种动物和地支相配本来是古人的一个玩笑，人和这些动物没有任何遗传或血缘上的关系。今天，属相却不是无关紧要的了——我一直口称属龙，却一辈子被蛇管着。

二〇〇一年二月

关于我这张脸

关于我这张脸

有一年，中央电视台“正大综艺”的主持人问我：“作家的脸都像你这样没有笑容，严肃得令人可畏吗？”

提出这问题的已经不止一个人了。当我不足二十岁，还是海军制图学校学员的时候，有些上尉、中尉军官，尤其是女教员，对我都有点发怵。我的功课好，又是班主任，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，但他们又不肯放过我这张不喜欢笑的脸，期末作鉴定的时候便给我写上：“自信趋于骄傲。”

这算很客气了。

我每到一地，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：“不好接近”、“骄傲自满”、“很可能是个杠头”。

这就是我的悲哀。都是由于这张脸造成的。

这张脸吓退了一些人，无声地拒绝了一些，丢失了一些，也招来了一些非议甚至麻烦。但也得到一些，比如：清静。

其实，我自认为很谦虚，很厚道，很善良，也不是全无温柔。

因此，长时间以来，我对别人“以脸取我”甚不以为然。相反我对自己的脸倒相当满意。这是父母给的，如果另外再换一张脸，我肯定不要！它虽然不能说很漂亮，但也不丑，无非线条硬了一点，脂



1957年。

现代人可能擅谈情，有隐情，能伤情，会发情、滥情、矫情，惟独缺少激情。不只是政治的民族的热情，连待人接物也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真诚。通常的文人聚会，或者是正襟危坐地开大会，表情枯燥无味地说着一些枯燥无味的话，跟任何一群官员们凑在一起开的官会没有什么两样。散了会则是仨一群，俩一伙，分成无数个小圈子，各自讲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，疙里疙瘩，叽叽咕咕。小人，小气，小心，小量。如果有谁慷慨激昂，一定是在述说自己碰到的不公的待遇，如果有哪一个小圈子里发出笑声，一定是在叙述别人的笑话，或是荤故事。

肪少了一点，却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男人脸。

尽管在有些人看来这张脸有点冷涩，难读，不潇洒，不畅销，似乎能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或者还让人觉得活得累，活得苦，活得沉郁，甚至是“玩深沉”，“玩痛苦”，可我的心里并不缺少阳光。感受过痛苦，也感受过温暖。其喜欢快乐和得到的快乐，也不比一般人差。

因此，我觉得自己这张脸证明了我活得真实，活得自然。脸是自己的，并不是专为别人生的。

笑，更多的是一种技巧，笑是给别人看的，或是被别人逗笑。如果一个人经常独自发笑，那叫傻笑，或者精神有毛病。笑可以装出来，所以才有冷笑、奸笑、阴笑、假笑、苦笑、皮笑肉不笑。

真实的人生，真实的世界，并不以笑为主。相反，人一生下来就哭，死的时候还要哭。中间这一段哭哭笑笑，不哭不笑，以不哭不笑为主。笑可以装出来，哭是装不出来的，不动真情难以落泪。所以中国词典里不设“冷哭”、“奸哭”、“假哭”、“皮哭肉不哭”这样的条目。也许有人说，生活里有假哭，比如农村的吊孝，光“哇哇”没有眼泪。那不叫哭，那叫“干嚎”，或者叫“哭唱”。

一个人的脸和心有不一致的时候，比如脸丑心不一定恶毒，脸美人不一定善良。也有一致的时候，当他不需要做表情给别人看，最真实自然的时候，脸就是“心灵的肖像”。

如此说来，我这张脸倒成了“初级阶段”的标准表情，也符合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古训。

其实不是脸的问题，是我这个人在生活中缺乏舞台感。半个世纪的坎坷阅历居然没有把这张脸雕刻成见人三分笑的模样，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。为自己的脸感到欣慰。

要脸还是要这样的脸。

人身上有多少泥

人身上有多少泥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句被经常引用的话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一清一浊，很容易混合在一起。男人更喜欢这样说。可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堆泥呢？

人的一生都在躲避泥，天天洗泥，直到洗死。死后还要通身擦洗一遍。擦洗干净以后却要入土为安，最终化为泥土。人都是土里刨食，最后被泥土所吃。人虽然厌恶泥，却注定要和泥为伴，难解难分，相互转化。

由此看来，无论男女都是泥做的。

摸摸身上的肉，用力掐会痛，用刀子割会流血，怎么会是泥呢？当你接触水，认真观察水的时候，就由不得你不信。

游泳中心有两个池子，大池五十米长，八个泳道，可举行正式的游泳比赛，平时专业运动员在这里训练。还有一个浅水小池，供初学游泳者在里面练习水性。大池是循环水，永远清澈湛蓝，一碧到底。小池是死水，一周换一次水，换上新水后能清澈两天，第三天就有点像清汤的颜色，第七天就变成了广东的沥汤。我一直在大池里游，只是对小池里水的颜色感到奇怪，没有想得太多。

有一次服务员放水清理小池，我走过去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池底一层黄糊糊的黏泥。我问服务员这泥是哪来的，服务员对我的大惊小怪不以为然，说是人身上掉下来的。我仍不解：人身上哪有这